

随着巴以冲突的骤然升级，中东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。

以色列的坦克又开到了阿拉法特的门口，他的官邸再次变成囚禁他的“监狱”。阿拉法特的命运将会怎样？巴以局势将何去何从？

一个战地记者

巴以冲突亲历

杜震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

一个战地记者

巴以冲突亲历

王康 著

— 个 战 地 记 者

巴以冲突亲历

杜震 著

.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个战地记者巴以冲突亲历/杜震著. —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02.10

ISBN 7-5039-2263-X

I. 一… II. 杜… III. 纪实文学-中国-当代 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75291 号

一个战地记者巴以冲突亲历

著 者 杜震

责任编辑 帅克

版式设计 刘宝华
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
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
网 址 www.whysbooks.com

电子邮件 editor4@whysbooks.com

电 话 (010)64813345, 64813346(总编室)
(010)64813384, 64813385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
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9.125

字 数 180 千字

册 数 1-10000

书 号 ISBN 7-5039-2263-X/I·1029

定 价 18.00 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随时调换。



作者简介

1974年出生，1997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，现效力于新华社对外部。曾经两年辗转在中东的战争与和平之间，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到埃及，从以色列到巴勒斯坦。作为新华社英文及阿拉伯文战地记者，在巴以冲突最剧烈的时候，独自在加沙工作，亲身经历了战争的血雨腥风。

目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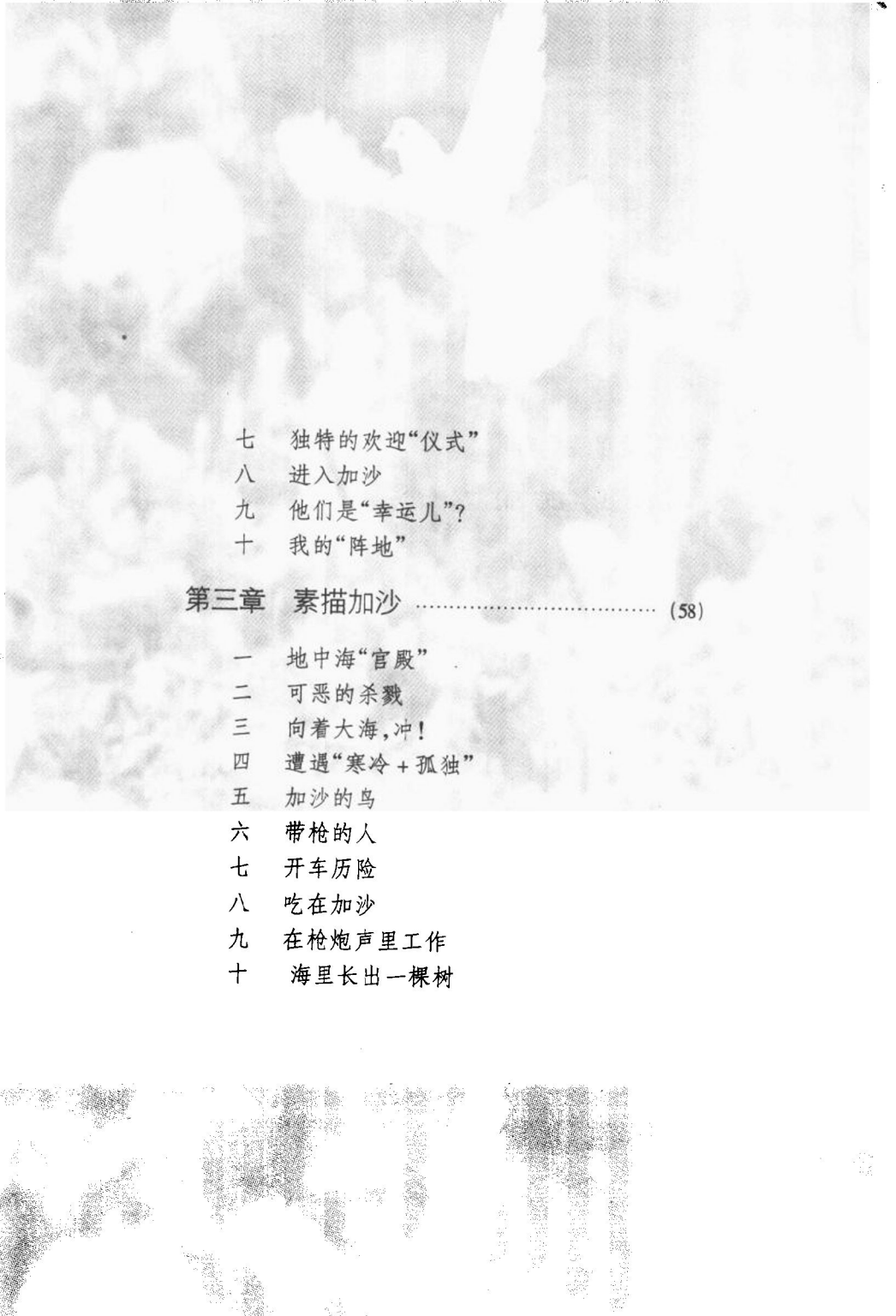
写在前面的话	(1)
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一章 从开罗到耶路撒冷	(3)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- 一 寻找新闻的“天堂”
- 二 以色列使馆
- 三 申请“路条”
- 四 终于拿到签证
- 五 我的“出埃及记”
- 六 进入以色列

第二章 心灵的震撼 ——初见巴勒斯坦人	(23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- 一 早安,圣城
- 二 好勤勉的阿拉伯人
- 三 巴勒斯坦建国,做梦?
- 四 圣城遐想
- 五 走近加沙
- 六 包围“邪恶中心”的“童子军”

- 
- 七 独特的欢迎“仪式”
八 进入加沙
九 他们是“幸运儿”？
十 我的“阵地”

第三章 素描加沙 (58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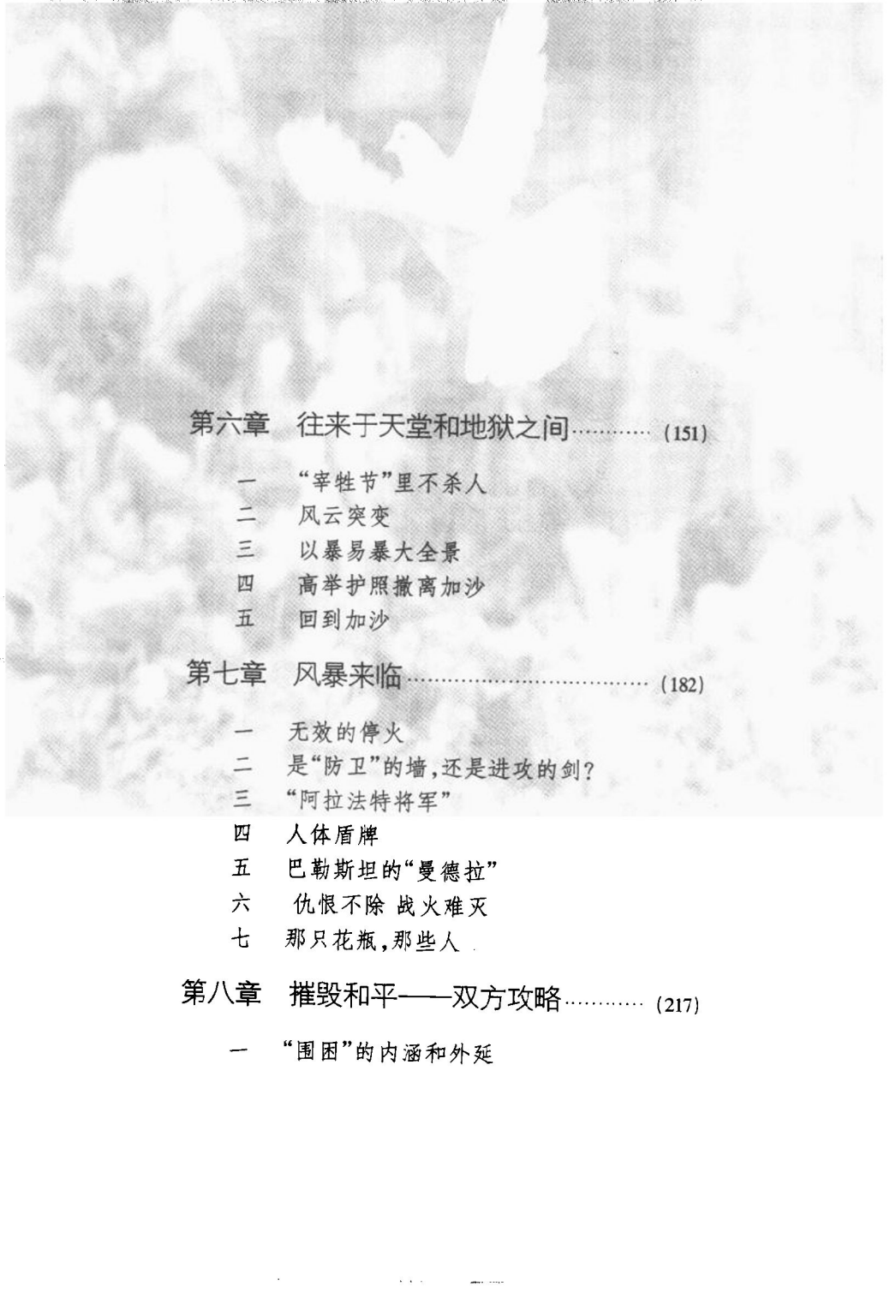
- 一 地中海“宫殿”
二 可恶的杀戮
三 向着大海，冲！
四 遭遇“寒冷+孤独”
五 加沙的鸟
六 带枪的人
七 开车历险
八 吃在加沙
九 在枪炮声里工作
十 海里长出一棵树

第四章 经历轰炸 (89)

- 一 不均衡的对抗
- 二 轰炸的理由
- 三 第一次面对轰炸
- 四 利剑出鞘
- 五 好一片混战
- 六 长夜无眠
- 七 消失的红屋顶
- 八 美丽的东西未必就是好的

第五章 采访阿拉法特 (127)

- 一 威信不断增强的耄耋老人
- 二 小城无罪
- 三 夜访“围困”中的阿拉法特



第六章 往来于天堂和地狱之间..... (151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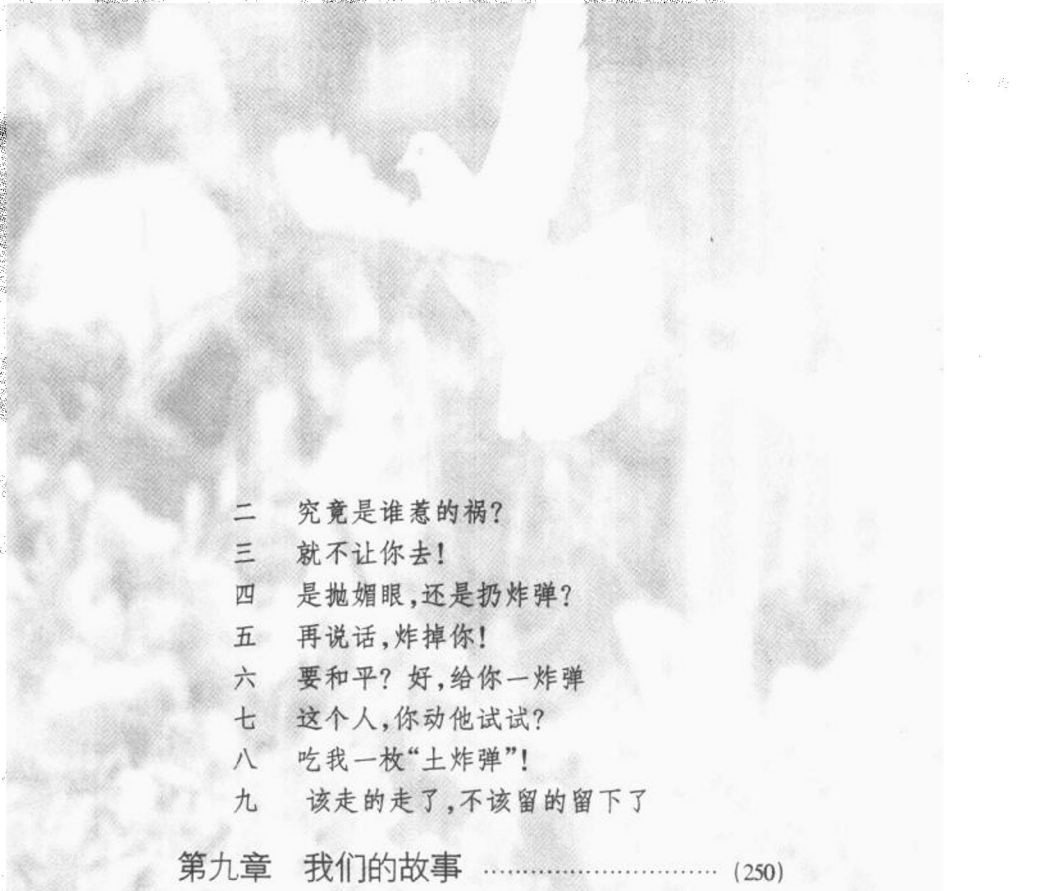
- 一 “宰牲节”里不杀人
- 二 风云突变
- 三 以暴易暴大全景
- 四 高举护照撤离加沙
- 五 回到加沙

第七章 风暴来临..... (182)

- 一 无效的停火
- 二 是“防卫”的墙,还是进攻的剑?
- 三 “阿拉法特将军”
- 四 人体盾牌
- 五 巴勒斯坦的“曼德拉”
- 六 仇恨不除 战火难灭
- 七 那只花瓶,那些人

第八章 摧毁和平——双方攻略..... (217)

- 一 “围困”的内涵和外延

- 
- 二 究竟是谁惹的祸？
三 就不让你去！
四 是抛媚眼，还是扔炸弹？
五 再说话，炸掉你！
六 要和平？好，给你一炸弹
七 这个人，你动他试试？
八 吃我一枚“土炸弹”！
九 该走的走了，不该留的留下了

第九章 我们的故事 (250)

- 一 如沙飘扬着五星红旗
二 我们的团队
三 在耶路撒冷踢足球
四 工作的乐趣
五 在使馆
六 马赛达和戈兰高地
七 究竟该拍木头还是脑袋

圣城月光(后记) (284)

写在前面的话

和平属于那些值得拥有它的人，虽然拥有它的人未必珍惜。当人与人之间，出于强烈的欲望产生猛烈的碰撞的时候，就必须在和平与冲突之间做出选择。

走进中东，才真正感觉到和平的可贵，强权与暴力恐怖的横行，展示着人性中丑恶的阴影。君不见，以色列锋利的军刀，狂削猛砍，巴勒斯坦年老的领袖，在“装甲森林”围困的“孤岛”，苦苦支撑。伴随着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战鼓渐渐擂响，阿拉法特的官邸再次变成囚禁他的监狱，然而，自杀爆炸的轰响却依旧响起，没有人知道，中东的战争游戏会将如何继续。

不幸的人们还在幻想着奇迹在这里发生，期待着实现“鱼与熊掌”兼得的和平。然而，缺乏宽容的人类注定要面对一次又一次幻想的破灭，在痛苦中饱尝失望的苦楚。

在以色列—巴勒斯坦的冲突前线，在地中海的猎猎风中，我望见以色列“大卫盾旗”在上下翻飞，掀起阵阵暴风骤雨；面对面，巴勒斯坦人却顶着白底黑格的头巾，一片风雨飘摇之势。两个古老而且曾经兄弟般相处千年的民族，如今却干戈相向数十载，鲜见偃旗息鼓时。

面对世界地图上这一块难以愈合的伤疤，我时常回想起阿拉

伯联合酋长国,那里也有从海上吹来的风,抵消着沙漠里的干燥,身着飘逸白袍的当地人,生活在全球首屈一指的富足环境当中,他们明智地张开双臂,接纳了超过当地人口4倍的外国人,共享丰富的石油资源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,终于把沙漠变成了淘金的天堂;相反,人口相当的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,却总也不能够和平共处,在《圣经》中所说的地中海边上这块“流着奶和蜂蜜”的地方,上演着一幕幕残杀和诡诈的活剧,以至于,连他们脚下的土地,至今都无法确切地用以色列或者巴勒斯坦的名字来称呼。

在世界大同仍然遥远的现在,每个国人还不能自由地到达那些他们想去的地方,也就暂时给我们这些记者,留下了一点可以履行义务的空间。我们将外面的世界,无论美丑,传达给国人。

在国外,我们坦然地作为旁观者,记录发生在别国的事件,描述着他们的成功和失败,无论近邻还是远邦。但同时,我们也时刻联想着自己的祖国,盼望着我们所见到的大成功,同样能在自己的国度里得以实现;彼时也常常揣度,如何才能使那些被我们所遭遇到的,别国的各种失败与命运多舛,不至于会同样地降临到自己国家的身上。

我们乐于从事自己的职业,乐于经历风险,同时也有意疏忽离乡背井的苦涩,惟盼自己的上述私愿能够实现;通过完成自己能够做到的一切,换回一句美妙的评价——不辱使命。这也就大概是我所知道的最高境界。

第一章

从开罗到耶路撒冷

只有在黄昏，米涅瓦的猫头鹰才会展开它的翅膀。

——黑格尔

一 寻找新闻的“天堂”

套用一时下流行的词语,我在海外作记者的两年时间里,长期“漂”过三个地方:阿拉伯联合酋长国,那是一堆一堆梦想发财的各地“淘金者”向往的“黄金国”,平静得已经迫近沉闷;埃及,专供所谓访古探幽的“雅人”朝觐的“世界公园”,重兵弹压下的“稳定”,伪造得还算像样;至于,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这块地球上的“伤疤”,则完全一幅赤裸裸的战乱景象,但却有人对我说,那是你的“天堂”,因为事端越多的地方,也越是记者的天堂。虽然从来不明白,所谓“游必有方”的含义,但自从不小心从事了新闻的职业,便自觉顺从了职业的要求。一路走下来,也就自然而然地步步逼近国外的战场,走向所谓新闻的“天堂”。

2001年底,通过一段时间的组织安排和个人努力,怀着对国内太平盛世的无限向往,带着对一年多海外苟且偷生岁月的些许留恋,终于要离开埃及上路,取道以色列前往巴勒斯坦的加沙赴任了。

临行前,除了尚被蒙在鼓里不知情的老父老母(没敢告诉他们,是怕他们徒增提心吊胆之苦),领导、同事、家人、朋友的一再嘱咐,言辞斑斓各异。那时对于人生的想法突然复杂了许多,对于自己未来更是如此。所以,那种有点生死离别意味的气氛,我也只好拿出点“慷慨诀别”的样子相和,仿佛真的要上“天堂”似的,感觉实在是“沉重”得有趣。战争对于生命的藐视,有时反而会使汲汲的胸怀变得豁达。



白袍的阿联酋军队仪仗,带着
典型的游牧部落“贝都因式”
的豪放微笑和自信,浩浩荡荡
地在观众面前展开自己的队伍。

(本书中未标明出处的图片均为作者自摄。)

二 以色列使馆

恁倏之间,需要向以色列驻埃及使馆申请临时入境签证,也就是一张通往新闻“天堂”的路条。以色列的使馆位于开罗城内的尼罗河畔,在一幢普通写字楼内。一座跨河大桥横亘在它的前面,完全不像其它国家的使馆,堂堂正正地找块好地皮专门盖一幢房子,搞一个漂亮的门脸,再挂上五彩缤纷国旗,大大方方地开门办公。毕竟,自从 17 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之后,各国无论大小,其使馆都被认为是国家的境外领土,在这特殊的领土上讲究点面子,已经是国之常情了。

以色列人偏偏不讲这个“常情”,它把使馆安排在写字楼内,同别国的平民混住在一起,据说可以避免独门独户使馆遭炸弹袭击的危险,也就安全多了——看来,人气旺的地方确实可以辟邪。而且,以色列使馆前面有桥,一旦出了事,跑起来,绝对很快,怪不得说以色列人“聪明”。

犹太民族,自称“上帝的选民”,数千年拒绝同其它民族融合,顽强坚持自己的道统,其优人一等的心态不言而喻。在以色列的立国原则中,安全问题首当其冲。只是,为了自己的安全,拉别国的平民当垫背,这种做法,多少透着让人不太瞧得起的意思。无论他们的安全理论如何讲得动听感人,这样的做法,在世界各地同样不讨人喜欢,而且在时不时要面对炸弹袭击的地方,也显得有点不讲道义了。

使馆所在的写字楼,距离开罗平民的政治神经敏感中枢——开罗大学,竟也只要一箭之地。有意思的是巴勒斯坦人的著名领袖、以色列人的死对头阿拉法特在 1952—1956 年间,正是在这所大学当巴勒斯坦学生会主席,这里可以说是他反以生涯的开端之

地。时至今日，仍然有众多的巴勒斯坦学生在这里就读。只不过，目前开罗大学的穷学生们，统统手无寸铁，闹起事来，也无非大热天满头油汗地在大街上示威游行，喊喊口号、扔扔石头而已。

三 申请“路条”

闲话不提。办签证用了将近两周的时间，为了减少麻烦，我的领导专门向中国驻埃及使馆申请，特地为我增发了一本公务护照，原因是原先的护照上有太多阿拉伯国家的签证，他们担心，以色列方面会因此而刁难。所以，他们还特地嘱咐我：见埃及官员用旧护照，见以色列人则用新的。领导的考虑果然英明，这本新护照，的确使我在以色列的生活方便不少，但也正是因为两本护照的原因，后来由于我和埃及海关人员共同的疏忽，在离开埃及回国的时候，遇到了一个颇为麻烦的问题，多亏中国使馆再次出手相援，才将问题解决，这些内容后文中还有详细的记述。

尽管如此，办签证的手续仍然不顺利，以往我们的记者从开罗到以色列的签证，也就一周的时间就可以办下来。轮到我，却被他们推三委四，过了一周的时间还在要我等待答复，说什么以色列外交部的批文还没有到。这样的托词意思其实很明白，就是不欢迎，至少不太欢迎中国记者在当时进入以色列。

正所谓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。以色列从 2001 年 12 月开始派装甲部队包围了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的官邸。此举一则空前，二则还为下一步更厉害的狠棋铺垫。这个时候放进太多的新闻记者，的确不太好。加上中国记者的报道，虽然影响力有限，但思路一向清晰，专喜欢骂政治上欺负人、军事上搞霸道的国家。所以，连我本人也非常同意，以色列在当时放我进去，“不太好”。

其实，作记者的，尤其是外国记者，哪有不指指点点的？不单